

# 词汇语义比较与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

——以侗台语的几组词为例\*

陈孝玲 莫育珍

**[提要]** 编纂少数民族语言词典,对词目义项的分合要做到准确,需运用语义比较的方法研究分析。若能证明这些义项之间存在语义关联,就处理成多义词,否则就是同音词。

**[关键词]** 语义比较 多义词 同音词 少数民族语言 词典编纂

## 一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曾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一些语言的词典编纂工作。从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陆续出版。这些词典填补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从来没有出版过词典的空白,大部分词典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孙宏开 1997)。

正因为前无古人,缺乏参考,缺少经验,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编纂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蒙元耀(2016)曾讨论过1984年出版的《壮汉词汇》中词目义项的分合问题,认为“对一词多义的处置,当以分列义项为好。把一个有内部关联的词分成不同词目,有割断义项之间联系的嫌疑。”比如,fa:i<sup>5</sup>是一个多义词,但《壮汉词汇》将其处理成两个词目:一个为“棉;棉花”,另一个为“纱;棉纱”。这两个词目当为fa:i<sup>5</sup>的两个义项,义项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明显的,词典编纂者稍作留意是可以避免失误的。这其实是词义研究不精细的表现。

词典编纂过程中怎样避免出现词目义项分合不当的情况?有些词是一词多义还是不同的词目,分辨起来可能没那么容易。我们认为,可以引入语义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如果能证明这些义项之间存在语义关联,就应该将其处理为多义词,否则就是同音词。

本文选取相关词典中壮语 ma:k<sup>9</sup>、黎语 tsha<sup>1</sup>、布依语 ?ba<sup>31</sup>等7组词例,用语义比较的方法具体分析、确定其不同义项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后续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提供参考。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侗台语词义比较研究(15BYY16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如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 二 词例的语义比较分析

### (一) 壮语 ma:k<sup>9</sup> “水果” 和 ma:k<sup>9</sup> “肾脏, 腰子”

《壮汉英词典》(769页)<sup>①</sup>中有 ma:k<sup>9</sup> “水果” 和 ma:k<sup>9</sup> “肾脏, 腰子”。“水果”一词, 在侗台语族壮傣语支语言里一致性很强; 而“肾脏”一词在侗台语各语言中则各不相同。只有壮语中, “肾脏”用一个跟“水果”完全同音的词表达, 这个词可能是壮语跟其他亲属语言分离之后, 其内部独自产生的。如在与壮语亲属关系很近的布依语中, 这两个词就是不同源的: ʔdɛn<sup>24</sup>ja:u<sup>24</sup> “腰子”(ja:u<sup>24</sup> 就是汉语“腰”); ʔdɛn<sup>24</sup> 可以表示“果子”, 也可以表示“某些名词词头”。

《壮汉英词典》将两个 ma:k<sup>9</sup> 处理为同音词。我们认为这两个词存在语义上的密切关联, 应该处理成一词多义。

在汉语口语和一些方言中, 由于肾处在后腰的部位, 故“肾”也叫“腰子”。《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164页)描述, 肾脏“形如蚕豆, 在脊柱的两侧, 左右各一”。语言中常用“腰子”或“肾”给豆类或其他果实命名。黄树先(2012:295-296)也注意到“腰子与豆类”的语义关系, 并在维西汉语方言、韩语、英语中都找到了例证: 维西汉语方言“鸡腰豆”, 芸豆的一种, 子实形如鸡睾丸; 韩语 dutae “大豆和小豆; (牛等的)肾, 腰子”, kongpat “黄豆和小豆; 肾脏, 腰子”; 英语 kidney “肾”, kidney-bean “腰果”。也有反过来的, 用“果实”指“腰子、肾脏”。如印尼语 buah pinggang(=buah punggung) “腰子, 肾”; buah “(植物开花后结的)果实, 子实; 果儿, 水果”; pinggang “腰, 腰部; 山腰”; punggung “(人或动物的)背, 背部”。根据印尼语的情况, 黄树先(2012:295-296)认为, 汉语“肾脏”叫作“腰子”起源较晚, “子”似乎不能看作一般名词词缀, 看作“果实”为好。这一看法很有道理。

布依语 ʔdɛn<sup>24</sup>ja:u<sup>24</sup> “腰子”应跟印尼语的情况一样, 用“果子”和“腰”两个词合成的方式表达“腰子”义。汉语方言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福建闽侯洋里等地闽语“腰籽”, 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627)解为“肾”。

俞敏(1989)用汉语的“果”跟藏语的 mkhal “肾脏, 肾形果”对应。结合以上许多语言的例证来看, 这种对应是完全可信的。

### (二) 黎语 tsha<sup>1</sup> “眼” 和 tsha<sup>1</sup> “芽”

《黎汉词典》(119页)中有 tsha<sup>1</sup> “眼” 和 tsha<sup>1</sup> “芽” 两个词, 处理为同音词。我们认为“眼”和“芽”有内在语义联系, 处理成 tsha<sup>1</sup> “眼; 芽”更合适。

“眼睛”一词在侗台语族语言中同源, 一致性很强。泰语 ta<sup>2</sup> “[生理]眼睛, 眼, 目”; 还可以表示“芽眼”, 如 ta<sup>2</sup>mai<sup>4</sup>phai<sup>5</sup> “竹眼”(《泰汉词典》262页)。壮语 ta<sup>1</sup> “眼睛; 眼光; 树眼, 节眼”, 如 ta<sup>1</sup>ɔ:i<sup>3</sup> “甘蔗眼”(《壮汉英词典》212页)。

回辉话 ta<sup>33</sup> “芽(种子芽)”, tin<sup>33</sup>ta<sup>33</sup> “眼睛”(郑贻青 1997:150-151)。与侗台语同源。

“眼”和“芽”的语义联系, 在藏缅语中也能看到:

缅甸语 myet si’ “眼睛; 眼光; (树木枝干上)芽苞”(《缅汉词典》700页)。

<sup>①</sup> 为行文方便, 本文引自词典的词条, 仅随文标出其所在页码, 词典出版信息参见文末参考文献。特此说明并谨致谢忱。

藏语 *smyig-ma-smyug-ma* “茎，竹子”，缅语 *hmyats* “竹芽”，加罗语 *bimik* “芽，胚种，叶片”（藏缅语 \**s-m(y)ik*）；参见藏语 *mig*，加罗语 *mik* “眼”（西部藏语 *mig-tsan* “具有种子、谷物的” = 古藏语意为“具有眼睛的”）（P. K. 本尼迪克特 1984:56）。

汉语中，“眼”也可以表示“芽眼、嫩芽”。如福建厦门等地闽语“目”，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1245）解释为“芽眼，块茎上凹进去会生芽的部分；稻、麦、高粱等茎上分枝长叶的地方”。宋代梅尧臣的诗“洛水桥边春已回，柳条葱蒨眼初开”中的“眼”就是“嫩芽”。

吴宝安（2020）也提到“眼睛”和“芽眼”的语义关联，“块茎上凹进去会生芽的部分和眼睛形似，因此，很多语言表示眼睛的词还有芽眼义”，并列举了俄语等语言中“眼睛”发展出“芽眼”的例证。

其他语言中的平行例子：

葡萄牙语 *olho* “眼；目光；孔，洞；气孔，天窗；芽，芽眼；泉眼”，拉丁语 *oculus* “眼；嫩芽”（转引自黎金娥 2011:31）。

英语 *eye* “眼睛；（马铃薯等的）芽眼”（《新英汉词典》432页）。

（三）布依语  $\text{?ba}^{31}$  “蝴蝶”和  $\text{?ba}^{31}$  “飞蛾”

《布依汉词典》（353页）中有  $\text{?ba}^{31}$  “蝴蝶”和  $\text{?ba}^{31}$  “飞蛾”。

在不少汉语方言中，只有“蛾”，没有“蝴蝶”。如山西吉县等地中原官话、陕西晋乐等地晋语“蛾”，湖北天门等地西南官话“蛾子”，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536）解作“蝴蝶”。

西班牙语 *mariposa* “蝶，蝴蝶；飞蛾”（《新西汉词典》991页）。

壮语  $\text{?ba}^3$  “蝴蝶，蛾”（《壮汉英词典》777页）。黎语  $\text{pu}^1\text{tshom}^1$  “蝴蝶；飞蛾”（《黎汉词典》13页）。《壮汉英词典》和《黎汉词典》处理成一词多义是合适的，《布依汉词典》也应如是处理，即  $\text{?ba}^{31}$  “蝴蝶；飞蛾”。

（四）布依语  $\text{teu}^{33}$  “灰烬，火灰；草木灰”和  $\text{teu}^{33}$  “灰色”

《布依汉词典》（101页）中有  $\text{teu}^{33}$  “灰烬，火灰；草木灰”和  $\text{teu}^{33}$  “灰色”。

“灰”，在汉语中本义为“燃烧后的灰烬”。《说文·火部》：“灰，死火余烬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灭，可以执持。”“灰”又引申出“尘土、污垢”和“像灰一样的颜色”等意义。根据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以及人类早期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对灰颜色的认识应该来源于对草木灰等灰色物质的认识。许多语言中，“灰烬”和“灰色”关系都很近，要么语音相同、相近，要么有相同的词根。

蓝庆元（2007）考察壮语方言中的颜色词时，注意到南丹、龙胜、融安、连山、钦州等地壮语方言的“灰色”源于“草木灰”，都是  $\text{tau}^6$ 。

再比较其他语言：

泰语： $\text{thau}^2$  “灰色”； $\text{thau}^3$  “灰烬”（《泰汉词典》321、289页）。

印尼语：*abu* “灰烬，尘埃”；*lebu* “灰尘，尘埃”；*debu* “灰尘，尘土”；*kelabu* “灰色，灰色的”；*pirau* “灰色”（《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2、381、147、306、503页）。

英语：*ash* “灰；死灰色”；*ashy* “灰色的，苍白”（《新英汉词典》62、63页）。

综上，布依语“灰烬”与“灰色”同音，两个义项之间是词义派生关系，所以应处理成  $\text{teu}^{33}$  “灰烬，火灰；草木灰；灰色”。

(五) 布依语  $to:\eta^{53}$  “光亮, 明亮; 照亮” 和  $to:\eta^{53}$  “鲜艳”

《布依汉词典》(128 页) 中有  $to:\eta^{53}$  “光亮, 明亮; 照亮” 和  $to:\eta^{53}$  “鲜艳”。

“鲜艳”, 即鲜明而美丽。“亮” 和 “美丽” 有没有内在语义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语言中的情况。

汉语中, “朗” “亮” “靓” “晾” 等词, 词义内涵或外延都为 “明亮”。《正字通》: “靓, 明也。” 章季涛 (2000:406) 认为, 靓为 “漂亮”, 从 “亮” 得名 (取义为 “明丽、光彩照人”)。

北京官话 “亮”,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4334) 解释为 “漂亮; 美丽”。《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818 页) 中, “靓女” 指漂亮的女子 (多指年轻的), “靓仔” 指漂亮的小伙子。傅来兮 (2009) 考证古汉语中就有 “靓”: 唐韩愈《东都遇春》有 “川原晓服鲜, 桃李晨妆靓”。“靓”, 原指物、景 “艳丽, 美好”, 方言中用以形容人, 是近代汉语语用现象在方言中的扩大和发展。广西宜山等地西南官话、福建永定等地客家话、广东广州等地粤语、广西南宁等地平话 “靓”,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5877) 解释为 “漂亮, 美丽”。

黄树先 (2011) 曾讨论过 “光亮、火光与漂亮” 的语义关系, 认为 “火、火焰、火光, 这些都是明亮、闪烁的, 也是无限美丽的。从火、光亮引申出漂亮, 就不奇怪了”。

泰语中有不少 “亮” 和 “美” 相关的词例:  $ko:\eta^5$  “晶莹, 明亮; 美丽”;  $tho:\eta^5$  “辉煌, 明亮, 灿烂, 耀眼; 美丽, 绚丽”;  $tse:m^5$  “清晰, 清楚, 明亮, 明朗; [俚] 美丽”;  $phrau^2phri\eta^4$  “清秀, 秀美, 漂亮; 明亮, 晶莹”;  $ma^4lu:\eta^2$  “美丽; 光辉, 辉煌, 灿烂; 明亮, 晶莹”;  $tra^5kam^2$  “美, 华丽; 奇异; 绚烂, 光彩夺目”;  $jo:\eta^2$  “晶莹, 明亮”,  $jo:\eta^3$  “美丽”,  $jo:\eta^4$  “美丽, 漂亮” (《泰汉词典》40、283、182、482、527、244、538 页)。

布依语中还有  $\eta di\eta^{24}\eta a^{33}$  “灿烂”,  $\eta di\eta^{24}\eta a^{33}$  “鲜艳” (《布依汉词典》414 页)。

印尼语中也有这样的词例: *cerah* “晴朗 (的), 明朗 (的); 明亮, 皎洁; 光明; (神采) 奕奕, (容光) 焕发”; *kirana* “[古] 光, 光线, 光辉, [喻] 美丽, 标致, 俊秀”; *mengerna* “[古] 五彩缤纷的, 光彩夺目的; 心上的人, 心肝宝贝” (《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126、338、432 页)。

综上, 《布依汉词典》处理成  $to:\eta^{53}$  “光亮, 明亮; 照亮; 鲜艳” 是可行的。

(六) 临高语  $ou^1$  “需要; 遭受” 和  $ou^1$  “娶”

《临高汉词典》(145 页) 里有  $ou^1$  “需要; 遭受” 和  $ou^1$  “娶”。

这个词除黎语外, 侗台语其他语言都有对应词。《布依汉词典》(7 页) 中的  $aul$  [ $\eta eu^{24}$ ] 有 11 个之多, 将其全部处理为同音的词目:  $aul^1$  “要; 拿; 取”;  $aul^2$  “采 (蜜)”;  $aul^3$  “捞 (鱼)”;  $aul^4$  “要; 需要; 要求”;  $aul^5$  “挑 (水)”;  $aul^6$  “讨, 娶”;  $aul^7$  “将要”;  $aul^8$  “把, 将”;  $aul^9$  “用 (介)”;  $aul^{10}$  “只要, 只有”;  $aul^{11}$  “助词”。

《傣仂汉词典》(4、5 页) 中有  $\eta au^1$  “要, 拿, 取, 打; 嫁娶”。另外还有两个词义虚化的同音词, 分别是  $\eta au^1$  “(放在动词前表示处置) 把, 将, 用, 以” 和  $\eta au^1$  “放在某些动词之后, 表示动作是主动采取的方式”。

其实, “要” 和 “取” 词义是相通的。《傣仂汉词典》的做法比较妥当, 值得效仿。伴随着词义分化, 产生功能上的差异, 可以独立出来单列词目, 其他词义都算是一词多义, 列在一个词目里就可以了。参看其他词典的做法:

黎语  $dew^1$  “要; 娶; 带 (东西)” (《黎汉词典》73 页)。

壮语  $au^1$  “拿, 取; 得到, 占有; 想要; 结婚 (指男方)、娶; 配种” (《壮汉英词典》8

页)。

泰语 ?au<sup>2</sup> “拿, 取; 要; 有”(《泰汉词典》800页)。作“有”讲的时候, 如 ?au<sup>2</sup>phu:a<sup>1</sup> (phu:a<sup>1</sup> “丈夫”), 意思是“有丈夫, 嫁人”。

再比较其他语言:

《说文》:“娶, 取妇也。从女, 取声。”段玉裁注:“取彼之女为我之妇也。经典多假借为娶。说形声包会意也。”汉语“娶”声符字“取”由“割取左耳”引申为“取得”, 是“娶”字受义之由。“取、娶”本同一词, 后人特为“取妇”一义造“娶”字, 并改读去声(王力 1982:196)。

印尼语 ambil “拿, 取”。ambil-mengambil “互拿, 互取, 你拿我取; 两家之间互相娶嫁”; mengambil “拿, 取; 娶, 招(女婿)”; pengambilan “拿, 取, 提取, 抽取; 娶亲, 招(女婿)”(《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17、18页)。

越南语 lây “取, 拿; 收取, 赚取; 嫁娶, 婚嫁”(《越汉词典》611页)。

缅甸语 yu “取, 拿, 接受, 带来; 娶, 嫁; (合)费力气取得”(《缅汉词典》750页)。

藏语 len(~long~lon)-blang-blangs(~blongs~longs)-longs(-lon) “取, 夺得, 吸收”: blang dor “取舍”, len pa “娶媳妇”(张济川 2009:158)。

伍铁平(1984)发现俄语的“结婚, 婚姻”和“取, 拿”词根也是一样的, 认为这是远古时代抢婚制在语言中的反映, 文化语言学研究可以跟词源学研究互相印证。

所以, 《临高汉词典》中的这两个词条应合并, 处理为 ou<sup>1</sup> “需要; 遭受; 娶”。

(七) 泰语 di<sup>2</sup> “胆, 胆囊, 苦胆; 好, 良, 善, 佳; 美, 精; 平安, 安康; 和睦, 和好”《泰汉词典》(233页)中有 di<sup>2</sup> “胆, 胆囊, 苦胆; 好, 良, 善, 佳; 美, 精; 平安, 安康; 和睦, 和好”。例如: di<sup>2</sup>tshua<sup>3</sup> “好歹, 好坏”; di<sup>2</sup>ŋu<sup>2</sup> “蛇胆”。

“胆, 胆囊”这个词在侗台语里比较古老, 除了侗水语支的侗语、水语等几种语言不同源以外, 其他大多数语言中都有对应词, 较早分离出去的黎语 (dai<sup>1</sup>)、临高语 (loi<sup>1</sup>), 也都有对应词。李方桂(2011:82、225)构拟原始台语为 \*dii<sup>A1</sup> “胆”; 梁敏、张均如(1996:252、615)构拟原始侗台语为 \*?blei “胆囊”。“好”在侗台语内部一致性也很强, 梁敏、张均如(1996:254、731)的词表里只有黎语空缺该词, 并构拟了原始侗台语 \*?diei “好”; 李方桂(2011:96、251)构拟原始台语为 \*dii<sup>A1</sup> “好”。

李方桂(2011)构拟的“胆”“好”声韵调完全相同, 而梁敏、张均如(1996)构拟的原始侗台语, 其拟音就不一样了。考察其他语言, 也没有发现“胆囊”和“好”有词义上的深层联系。所以, 泰语 di<sup>2</sup> “胆, 胆囊, 苦胆”和 di<sup>2</sup> “美, 好, 善; 平安, 安康; 和睦, 和好”是两个同音词, 词义没有关联, 应该把杂糅在一起的义项分列出来, 处理成两个词更为妥当。

### 三 结 语

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对我们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语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所以编纂一部高质量的词典是很有意义的。蒙元耀(2016)指出, 词典编纂是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首要任务, 要编写一部好的词典, 需要对词义有深入透彻的研究, 对词目的种种用法了然于心, 然后才能进行义项的分合和设例。

罗美珍(1980)也曾探讨过双语词典的编纂问题。关于单义词和多义词<sup>①</sup>的研究,认为要注意三点,包括“要坚持从本民族语言实际出发,向本民族群众学习,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点、社会风俗和语言习惯。像虎和豹,傣族群众理解成是一种动物,那就只能作为单义词处理”;还有,“在暂时无法区别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妨先作单义词处理。因为在语音相同,使用特点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单义词处理对理解和使用这个词有好处,可以避免更多的主观因素。……如傣话 lan<sup>1</sup>tsai<sup>2</sup>,把‘孙子、外孙、侄子、外甥’都列上,作为一个义项处理。”文章坚持从民族语言实际出发,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特点,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暂时无法区别时先作一词多义处理的做法是权宜之计,比较笼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词义分合问题。

上文中,壮语 mak<sup>9</sup>、黎语 tsha<sup>1</sup>、布依语 ?ba<sup>31</sup>、tɕu<sup>33</sup>、toŋ<sup>53</sup>、临高语 ɔu<sup>1</sup>、泰语 di<sup>2</sup>等词例,如果仅在某一种语言或侗台语内部去寻找词义间存在语义关联的证据,很难判断是一词多义还是多个同音的词目。扩大考察范围,我们在许多语言里发现了这种语义联系的存在,将其处理成一词多义,结论就有说服力了。其实,蒙元耀(2016)谈到的“把一个有内部关联的词分成不同词目,割断义项之间联系”的问题,是词典编纂过程中比较普遍的现象<sup>②</sup>。这个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一词多义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语言中。一种词汇形式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义项,就是一词多义。如何判断是否相互关联?如果局限于一种语言内部可能不容易说清楚,结论不能使人信服,语义比较的方法正可以发挥作用,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运用语义比较的方法,使词义研究精细化,正确处理词目义项的分合问题,对提高民族语言词典或汉外双语词典的编纂质量,是很有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缅甸语教研室. 1990.《缅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教研室《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编写组. 1989.《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傅来兮. 2009.《陕北方言中“漂亮”义词语探析》,《榆林学院学报》第3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壮汉英词典》编委会. 2005.《壮汉英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5] 广州外国语学院. 1990.《泰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何成、郑卧龙、朱福丹等. 1960.《越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黄树先. 2011.《比较词义探索十例》,《语言研究》第2期.
- [8] 黄树先. 2012.《比较词义探索》,成都:巴蜀书社.
- [9] 蓝庆元. 2007.《壮语方言颜色词考源》,《民族语文》第5期.
- [10] 黎金娥. 2011.《英语核心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1] 李方桂. 2011.《李方桂全集 8·比较台语手册》,丁邦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12] 梁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up>①</sup> 罗美珍(1980)谈及的“单义词”是本文所说的“一词多义”,“多义词”是本文所说的“多个词目”。

<sup>②</sup> 黄树先(2012)引用了不少印尼语的例子,在《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里用I、II分列,黄先生认为(与笔者口头交流)很多都可以处理为一个词,如“canggih I ①有义的木柱、竹竿等,钩竿;②分叉的树枝”和“canggih II 玄孙”。

- [13]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14] 罗美珍. 1980. 《谈谈编纂双语词典的几个问题——编纂〈西双版纳傣汉词典〉的一点体会》，《民族语文》第3期。
- [15] 蒙元耀. 2016. 《壮语词义研究与词典编纂》，《辞书研究》第4期。
- [16] P. K. 本尼迪克特. 1984. 《汉藏语言概论》（内部），J. A. 马提索夫编，乐赛月、罗美珍译，瞿霭堂、吴妙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 [17] 孙宏开. 1997. 《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的编纂》，《辞书研究》第4期。
- [18] 孙义桢. 2012. 《新西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 吴宝安. 2020. 《“眼”的比较词义探索》，第五届核心词研讨会（线上）会议论文，武汉，8月22日。
- [21] 吴启祿、王伟、曹广衢等. 2002. 《布依汉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22] 伍铁平. 1984. 《比较词源初探》，《福建外语》第1期。
- [23] 《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1985. 《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4]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25] 俞敏. 1989. 《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第1期。
- [26] 喻翠容、罗美珍. 2004. 《傣仂汉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27] 张济川. 2009. 《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8] 章季涛. 2000. 《实用同源字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29] 郑贻青. 1997. 《回辉话研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30] 郑贻青、欧阳觉亚. 1993. 《黎汉词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Lexico-semantic Comparison and Lexicography for Minority Languages: With Several Sets of Kam-Tai Words as Examples

CHEN Xiaoling and MO Yuzhen

**[Abstract]** To achieve accuracy in differentiating polysemy from homonymy in the lexicographic practices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approach of lexico-semantic comparison i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eanings and word forms. If it can be proved that there are seman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senses or meanings of a word, a polysemous treatment is justified; if otherwise, a homonymous treatment is valid.

**[Keywords]** lexico-semantic comparison polysemous word homonymous word minority language lexicography

（通信地址：530006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